

●管继平

■文人尺牍(十一)

# 梅花忆我我忆梅

—许姬传致黄裳

许姬传或许算不上是大家吧，可这个名字多少还是有人知道。因为，但凡了解梅兰芳先生的，几乎无人不晓许姬传。他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京剧史论家，也是梅派艺术研究专家，自一九三一年许姬传与梅兰芳先生合作，成为梅先生的秘书后，他几乎倾一生之力，全力辅佐梅兰芳，不仅为梅先生写书，还参与创编剧本、研讨唱腔及改编唱词等，即使一九六一年梅先生逝世，其后数十年中他仍未停歇，直至临终前，据说许老以九十之高龄，仍在审阅他的《德艺双馨：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书的部分书稿，为研究和弘扬梅派艺术可谓是鞠躬尽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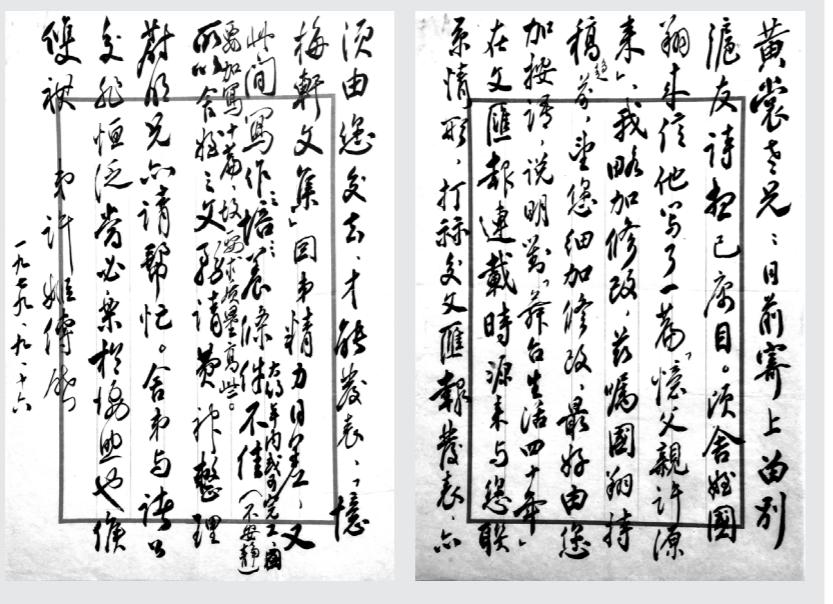
要说梅兰芳，那绝对是一位有口皆碑的了不起人物。这不仅是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更在于他品格的清淳高洁。我读过多篇回忆伶界之文章，言及梅先生的为人皆颇加赞赏，知礼节，重情义，而大是大非又绝不含糊。抗战时梅兰芳蓄须明志，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为日本人演戏，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艺术尊严。作家柯灵也曾回忆说，上海沦陷时他一度接编《万象》杂志，一九四三年十月，他推出一期“戏剧专号”，约请了周信芳、梅兰芳、童芷苓等十位京剧名角写稿，梅兰芳自然是重要一家，但其他名角都应约写了，唯独梅兰芳婉言谢绝。柯灵稿虽未约成，但对梅先生的冰雪之操，肃然起敬。

梅兰芳于许姬传差不多有知遇之恩。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梅兰芳声名日隆，其舞台艺术已经炉火纯青，率团赴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地演出，大获赞誉，被美国多所大学授予文学荣誉博士学位，“梅博士”称号不胫而走。此时，梅希望找一位文笔娴熟且深谙戏曲艺术的秘书时，自然也就想到了以前曾与之拍过照的许姬传。

其实，许姬传也是世家子弟。少年时在杭州随他的外祖父徐致靖（子静）读书，这位外祖父实在非常同小可，乃晚清维新派著名人物，在戊戌变法时曾向皇帝疏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判“斩立决”，若不是与之有深交的李鸿章通过荣禄向太后求情，改为“斩监候”（死缓）的话，那么“戊戌六君子”就应该是“戊戌七君子”了。所以徐致靖晚年自号“仅叟”，意即“七君子”斩了六位，仅剩其一也。我书架上有一册二十多年前买的《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书买回一直无暇细读，近月来取出翻翻，很有意味。许姬传对外祖父的故事记述甚详，其中有几章节回忆外祖父教他读书，那时晚年的子静公居杭州，九岁的姬传由母亲领着向外祖磕头行拜师礼，磕头完毕，外公指着太师椅一旁站着的孙儿徐肖研（潜士）说：“你要向尚研师兄行师生礼，他是你的督课老师。”于是许姬传又向长他六岁的肖研师兄磕头下叩首，以后他就成了子静公的“助教”了。子静公教书很有自己特点，每天只四小时，讲授经史诗文。晚饭后则不再令他背书，而是教唱昆曲，让姬传按他手抄的曲谱唱，还教他吹笛、弈棋等。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子静公并不希望孩子死读书，他很注重孩子的兴趣培养也就是今所谓的素质教育。

当时的引导果然作用强大，许姬传后来是真正喜欢上了戏曲。跟着著名琴师陈十二爷（彦衡）学习谭派唱腔，并也结交了京剧界名角如王瑶卿、杨宝忠、言菊朋等，当然也就又认识了梅兰芳。

三十年代初梅兰芳为避开日伪侵扰而举家南迁，入住上海马斯南路（即今思南路八十七号），恰巧许姬传之前也刚从天津移至上海定居，于是他们的交往较以前更频繁了一些。所以，当梅兰芳欲觅一位助手时首先就想到了许。商议之后，梅先生非常慎重，专程登门拜访了许姬传的母亲，恳陈来意，在



获得许母的首肯后才正式定下此事。从此，梅、许开启了他俩长达一生的合作，两家也成了通家之好，形同一家。梅兰芳年长许姬传六岁，故时时以兄长之情对许姬传给予关心和提携，梅兰芳无论是出国还是对外演出访友，许姬传皆随同在侧，两人形影不离，情同手足。那时许姬传经常住在梅宅，出入如同家人。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应周总理之请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迁居北京护国寺街，许姬传也随之入住，成为梅府的重要一员。当然，数十年来许姬传也未负梅兰芳的知遇之恩，除了艺术和工作上的辅佐之外，先后撰写了《舞台生活四十年》《东游记》《我的电影生涯》《许姬传艺坛漫录》《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其中专有一辑“梅边琐忆”）等书。许姬传的众多文章，几乎皆与梅兰芳相关，这也是本文借吴昌硕诗句“梅花忆我我忆梅”之喻意。梅许之交，契若金兰，演绎了艺坛令人羡慕的一段佳话。

在许姬传留下的几本著作中，毫无疑问，要数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执笔的《舞台生涯四十年》最为著名。此书自一九五〇年十月起，于上海《文汇报》上连载，每天一篇共刊载了一百九十七期。文章刊出后，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诸多读者的关注和欢迎。那时的梅、许已居住在北京，文章却是边写边刊登的。具体操作的流程是，梅先生每天紧张忙碌的工作完毕，临睡前与许姬传作两小时的访谈，然后将此写成初稿，寄给上海的弟弟许源来，由许源来修改润色后，再交给文汇报的黄裳编辑发排。据时任文汇报的总编辑柯灵先生回忆，为使文章能逐日刊登而不掉链子，他让报馆驻京办的谢蔚琴绝响；印坛月冷，元龙遗石长存。”上联借伯牙子期对古知音，但不知何指？难道是寓知音与撰联者之谊？似乎他俩交情并不像有如此之密，在此只得先存疑。至于书法，许姬传能楷能行，他年轻时在银行里当过文书，若是字不好，这个饭碗肯定端不住。我见过其蝇头小楷，工整秀美，略得《黄庭经》、《洛神赋》之神韵。他的行书基本是走二王、颜书的路子，我们从这通手札上亦可看出少许，其笔致宽厚随意，结体疏朗雅致，线条无刚毅凝重之态，却有行云流水之姿。应该说，这封信写得还是比较仓促随便的，如果说真话相信还能写得更好些。其实梅兰芳的许多题字，据说皆是由许姬传代写的。按梅先生对他的信任，此说应该完全可靠的。

简单说过了许姬传和梅兰芳、以及当年的畅销书《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故事，现在，我要说说这封文书札的缘来了。

同道好友唐吉慧兄，素知我喜好文人书法，上月在北京参加一拍卖专场，发现数通文人信札也许我会感兴趣，如吴宓、钱钟书、谢国桢、许姬传等，承他有心，专门来电征询我是否属意？我以为收藏之道，一切都应随缘，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我从来不存志在必得的心，也缺乏志在必得的底气。记得那天也因此与吉慧兄所言，于是报了一个可以承受的心理价位后，就看最终的缘分了。

果然还是有缘！翌日中午，吉慧兄就给我传来了

佳音——许姬传致黄裳的一通两叶信札，经过几轮竞拍，终于花落我家了。

黄裳是著名的文人作家，曾任文汇报记者，学识渊博，精于古书版本、文史、戏曲等多个领域。他的文笔非常漂亮，被誉为“当代散文大家”。说来也是缘分，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我还随作家刘增福去陕南邮先生的寓所拜访过一次，记得他的谈话并不多，只是被动地回答几句。其客厅墙上挂有一幅伊秉绶的隶书条幅，给我很深印象。可惜当时未好意思用相机对着墙上照一张，只是与黄裳先生倒留了一张合影。

黄裳先生其实是和巴金、吴晗、钱钟书同一辈的作家，二〇一二年九月，他以九十三岁的高龄辞世。许姬传的这一封信写于“十年文革”之后，那时的黄裳虽还未退休，但已不做编辑了。许姬传的这封信所涉及的人物如许源来、谢蔚明等，包括信写者与受信者，恰好正是当年与《舞台生活四十年》有关的四人。兹将信函照录如下——

黄裳老兄：日前寄上留别诗，想已寓目。顷舍侄国翔来信，他写了一篇《忆父亲许源来》，我略加修改，兹嘱国翔持稿趁前，望您细加修改，最好由您按语，说明对《舞台生活四十年》在《文汇报》连载时源来与您联系情形，打算文汇报发表，亦须由您交去，才能发表。《忆梅轩文集》因弟精力日差，又此间写作条件不佳（不安静），大约年内或可完工，要加写十篇，故要求质量高些。所以舍侄之文务请费神整理，蔚明兄亦请帮忙。舍弟与诸公交非恒泛，当必乐于协助也。候

双祺！

弟 许姬传 启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日

许姬传不仅专于戏曲上的研究，受家庭的熏陶，对他书画的鉴赏和收藏，都有相当的癖好。许氏兄弟有个斋号“天泉阁”，就是因藏有傅山的《天泉舞柏图》而得名。居上海时，许姬传与沪上的大藏家吴湖帆、张葱玉以及篆刻家陈巨来、钱君匋等皆有往来。他自己也工书法，擅擅楹联。曾有挽周信芳一联曰：“曾记得几时爱观追韩信，最难忘老人大义责王魁。”人文王魁是南宋故事中的负心汉，京剧中有《王魁负桂英》一戏。另有挽陈巨来一联：“伯牙仙去，子期断琴绝响；印坛月冷，元龙遗石长存。”上联借伯牙子期对古知音，但不知何指？难道是寓知音与撰联者之谊？似乎他俩交情并不像有如此之密，在此只得先存疑。至于书法，许姬传能楷能行，他年轻时在银行里当过文书，若是字不好，这个饭碗肯定端不住。我见过其蝇头小楷，工整秀美，略得《黄庭经》、《洛神赋》之神韵。他的行书基本是走二王、颜书的路子，我们从这通手札上亦可看出少许，其笔致宽厚随意，结体疏朗雅致，线条无刚毅凝重之态，却有行云流水之姿。应该说，这封信写得还是比较仓促随便的，如果说真话相信还能写得更好些。其实梅兰芳的许多题字，据说皆是由许姬传代写的。按梅先生对他的信任，此说应该完全可靠的。

许姬传这封给黄裳的信，其实就是为许源来之子，也就是他的侄儿许国翔推荐一篇怀念许源来的文字。彼时许源来刚刚去世不久，按理刊用这一篇文章也颇合情合理，何况许氏兄弟也算名家，与文汇报又有渊源。但许姬传却很是郑重，一再叮嘱，还不惜祭出昔日许源来与黄裳、谢蔚明之旧情，所谓“舍弟与诸公交非恒泛”，以打动编辑并使其重视。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那个年代编者和作者之认真，以及作者要在报上刊登一篇文章，是多么的慎重，又是多么的艰难！

12月8日，对中国书协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书协主席及主席团和理事们。当然，这一天也让笔者第一次感受到了手机“刷屏”的滋味。

有人说：“刷屏”的滋味很美妙，这可能是发帖人和转帖人的感受。有人说：“刷屏”是一种“爱”，这也太有浪漫情怀了。不管如何？“刷屏”总是因为有什么新鲜事、突发事件，渴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分享、评论。不过，笔者觉得得给头脑“刷屏”，给思想“刷屏”，才是中国书协“换届”的意义所在。

在这次全国书协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传承文化基因，饱蘸浓墨书写时代风骨，努力攀登书法艺术高峰，推出更多力透纸背、有精气神的经典大作，让书法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大放异彩。”此言可以说道出了当下中国书协发展的努力方向。他还说：“一支笔，虽没有千钧之重，但却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古往今来，正是在笔墨力透纸背的豪迈气魄中，不朽的文字被镌刻在历史的足跡中，进而推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刘奇葆部长用较为专业的术语指出，自文字诞生之日起，不管是甲骨文，还是篆书铭鼎，还是行书楷书，都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浓缩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书中有“文”，书中有“道”，书中有“人”，书中有“德”。可谓思想深刻，内涵丰富。

书中有“文”，强调的是书法之使命。书法应背负起历史重任，“以墨形象展现中华气度，以精品力作阐释中华美学”。在当下书法作为艺术的“身份危机”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与反思。记得尚长荣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反思文人、艺人还应该做什么？要树立中国精神的责任与担当。如果“书法人”仅仅是为书法而书法，为创作而创作，将会使书法在“大文化”圈中被视为艺术的边缘，或“逍遥”于局外，很难理直气壮地站住自己的位置，站稳自己的位置。因此，书中有“文”，这是对“书法人”的要求，也是“书法人”的追求。要加强“德”的修养与人格的修炼，而人格的修炼又是超越书法本身的艺术。

书法家的“德行”与“艺术”是密不可分的，德行对于“书法人”来说尤为重要，没有“德行”的“书法人”是不可想象其为艺之形象的。所以，古人云：“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是书之法，学者习之，固当熟之于手，必先修诸德以熟之于身，德而熟之于身，书之于手，如是而为焉。”林语堂先生也曾说：“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可见，书法连接着“书法人”的思想、情感与修养，是“书法人”内心世界的流露。

“写端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这是时代的要求。但是，把字写端正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只要发奋努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也相对容易一些。要把“人”做端正，堂堂正正，可能就需要N多年的锤炼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撇一捺”看似简单，却需要一辈子。

当然，笔者在感受“刷屏”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态度，抱怨的有，牢骚的有，“申请退出”的有，无所谓的也有。其实，我们回忆一下，每一次书协“换届”难免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少不了议论风生，以前在网上，现在在微信上，说明“书法人”还是在乎的，关注的，希望的。记得中国书协成立之初，被誉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的舒同先生出任主席时，也是意见不一，从书法艺术上看，舒老可能不是当时的“领袖”，但是，在推动中国书法发展上他绝对是一位“领袖”。因此，对不同的声音，主事者应该有一种“肚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也可以促进我们“换届”工作的不断完善。至于，有人说：书协主席可否实行年度述职制度，笔者觉得这个建议也不为过。有人说：从今之后“不加人”协会，说实话，随着中国书协的发展、制度的不断完善，标准的不断规范，加入协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还是有位微友说得对：“注重‘书法人’的内功训练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书法教育如此，书法创作更是这样。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所形成的“道”，为我们书法创作制定了“标准”。所谓，“书”以载道，书法有“道”，就是要求“书法人”应尊重书法，尊重书法的技法之道，理悟之道，修养之道。“道”是通向书法的成就之路，“大家”之路，有“道”才会有书法艺术。

书法教育如此，书法创作更是这样。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所形成的“道”，为我们书法创作制定了“标准”。所谓，“书”以载道，书法有“道”，就是要求“书法人”应尊重书法，尊重书法的技法之道，理悟之道，修养之道。“道”是通向书法的成就之路，“大家”之路，有“道”才会有书法艺术。

潘善助秘书长：规范字或简化字具有实用性、时效性，手写体是徒手写出来的，具有个人书写风格。手写体的规范是简体还是繁体？那些基础点画是用什么风格来写？好与坏的标准又如何划分？如何做小学基础型的书法教材使得毛笔与钢笔能传递出正能量是我们值得探讨的。

张世楚先生：世界文化的挑战是具有独立性，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我们如何保留呢？电脑在文字输入交流方面毫无个性可言，文字形式要体现个性的，再结合文字的规范化，电脑也会朝个性化发展的，不光是内容，还有形式，都是相互影响的，让电脑主动去发展手写的功能，手写体才能被逐渐的认可，但是也需要方法和途径去推广。

规范的前提要有个性才有艺术，个性也是规范的体现，签字能体现出个性，能包含感情色彩，推广手写首当其冲。

●海上刀郎  
「刷屏」说起  
● 研边杂谈



●马双喜

## 粤海采风

有感于南澳岛

百尺波涛接踵来，无边天涯见遥台。  
重峦翠岭奇姿树，曲径通幽众鸟回。

夜游潮州西湖

西湖亭偶遇期，东头泉眼泛涟漪。  
古榕环拥波粼月，天上星回镜里嬉。

有感揭西黄满寨

黄满庄坡彩蝶飞，古奇茶道笑声微。  
瀑流千尺红鱼戏，无畏盘攀尽显威。

夜游梅州母亲河

嘉应桥车疾啸风，河波笛响客轮隆。  
鱼翁杆上铜铃系，脆韵丝弹面喜匀。

游围龙古屋

围古龙居耀满堂，因知代有读书郎。  
门前池水莲花艳，宅后沿山竹翠篁。

天之道

穿霞破雾驾悠然，蓝海银河入道酬。  
天上日升云下雨，举眉见得一飞鸿。

●郭舒权

## 心有莲花 笔生清香

观周童耀书法展随想

我与童耀，因笔墨结缘了几十年。又因他人的正直低调，学书的刻苦勤奋，从艺的才情灵性，所以颇为投缘。

童耀于书法，一路走来，成绩斐然。

童耀的书法之路，首先得益于两个大人：

一个是他的家兄同法，同法之书，尤其是篆隶之作，为当今的佼佼者。

在大人的影响下，童耀自幼习书，并深深地迷上了这门古老艺术。后来，家兄又把他引荐给一位好老师。

童耀得力于另一个人，便是这位好老师——书法大家林仲兴先生。林先生德艺双馨，有口皆碑。

在林先生的身传言教之下，童耀的书法日渐长进。

如今的童耀，非但笔墨功力不一般，而且熔古铸今，写出了自己的新意。

这次个展，便令人大开眼界，真草篆隶四书皆备，笔情墨趣，妙笔生花。有的作品，甚至令人吃惊，远超出我的意料。

比如，展品中，对着正面的巨幅草书《蜀道难》三屏条，每屏长六米四、宽一米五，墙的高度不够挂，只能倾斜下来。其字大如斗，用笔盘旋曲折，如古藤虬龙，墨色枯湿浓淡，似天女散花。整体的节奏波澜起伏，意气勃郁，犹如名士的狂啸低吟。这么大的作品，写得又这么身手非凡，真叫人发出“侧身西望长咨嗟”的赞叹。

此外，小的展品，有的甚至不足一尺，也大有可观。有幅魏碑笔法的《心经》，运笔精妙，点画老到，结体舒展，久看不厌。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多年未见童耀的字，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常言道：“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童耀能有今天之成绩，与他苦行僧般的苦学精神分不开。书法之路如蜀道，一步更比一步难。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几十年来坚持攀登不已。展厅中的一个醒目处，贴了满满一面的日课之作，可谓“废纸三千”。其中艰辛的滋味，一言难尽。

文学中有“灵派”一说。书艺也要有灵性。童耀的字亦古亦今，与他的灵气才情分不开。他好动脑子，又善文学，曾写过小说、诗歌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滋养了他的书法。当然，光靠灵气才情，缺少笔墨功夫，也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准。“七天人三”，不是胡话。

童耀又是低调的。他多年来不显山露水，也不跟风，不逐流，不与时人争高下，也不愿“多买胭脂画牡丹”，板凳愿坐十年冷。他有自己的审美追求。他写道：